

失落男孩的歸鄉路

曾是難民的幾個人，踏上旅程以重建過去拋下的家園

05-12

加朗·瑪育爾在一九八〇年代逃離蘇丹的內戰，之後心裡一直很清楚，他一定會再回去。

在二〇〇一年間，約三千八百名被稱為「失落男孩」的年輕蘇丹男性來到了美國，他們從難民的出身，躍升為美國公民，不但接受了教育，也獲得了成功，於是這些失落男孩在國際間被視為戰爭和倖存的象徵。

二〇〇七年夏，曾是失落男孩的瑪育爾、蓋布瑞爾·波爾·登，和科爾·加朗——果然在二十年來首度回到蘇丹，這段難忘的旅程雖然揭開了舊傷疤，卻也帶來未來的新願景。失落男孩們儼然締造出一種新運動，他們紛紛返回故國，在發現被大肆宣揚的和平協定未能減輕貧窮和苦難之後，便協助重建家園，而上述三人的行動也屬於這新運動的一部份。

導演珍·馬羅所拍的新紀錄片《重建希望》中，記錄了他們返回故土的旅程，也讓南蘇丹目前謀求穩定的掙扎更加明朗化。

「已經不再槍聲大作了，但除此之外其他都沒有改變，」瑪育爾表示，「苦難的處境還是很多，人們被活活餓死。生病了，卻沒有藥來醫。」

回饋

登和加朗來到了蘇丹，對於想要完成的任務懷抱著清楚的目標。登計畫在兒時所住的亞里安村興建一所學校，而已經成為護士的加朗則鎖定在醫療保健，抵達當地時也攜帶了醫療補給和蚊帳。

瑪育爾則不確定自己的目標是什麼，所以就與村裡的長老談，結果發現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清淨的水源。他帶著從加州教會和學校募集的一萬兩千美元，來到了蘇丹，並監督六座水井的鑽鑿工作，而目前這些井正供應兩萬人所需的水源。他持續與人對話，以募集更多基金，好為其他村落鑿井。

05-13

透過這部片，他們希望能啟發大眾有關蘇丹的處境，並為自己的計畫尋求支援：包括水井、學校和診所。這部已經陸續在這三位失落男孩現居地的敘拉古、土桑和芝加哥等地放映。

痛苦的歸鄉

瑪育爾回憶起二〇〇七年的那趟旅程時表示，最感動的時刻就是再看到母親的那一刻。「她好瘦，也很虛弱。我很開心能見到她，可是卻對眼見她所遭受的苦難而感到難過，」他如此表示。

他的經驗為失落男孩的歸鄉之旅提供了強而有力的隱喻。這是趟心靈的長途漂泊之旅，滿是重見親友的喜悅，卻也對留在村落裡的民眾的飢餓和絕望感到痛心疾首。

衝突不斷的歷史

二十年來的內戰導致蘇丹南部兩百二十萬人喪生之後，和平協定終於在二〇〇五年簽訂，終止了蘇丹人民解放軍和對政府有控制權的阿拉伯回教徒之間的爭戰。只不過，和平協定並未包含達佛西部地區，而此地的衝突仍激烈地進行著。

「就很多層面而言，這三位男士的故事，成了如今在南蘇丹所發生的更大事件的表達媒介，」紀錄片導演馬羅表示，「同時還有家園、家庭和社群的普世主題，以及介於這兩種社群（譯註：指達佛人和敵對的阿拉伯回教徒）之間所代表的意義究竟為何，還有如何才能利用所擁有的資源，來對家鄉的社群做出貢獻？」

帶來未來的願景

雖然瑪育爾的優先要務是協助蘇丹的同胞，但他也表示，希望自己個人掙扎的經歷，能啟發其他人也活躍地參與自己的社群。

「我們需要教導年輕人：去學校，為別人做點事情，你能為他人的生活帶來改變，」他表示，「不一定非得是蘇丹，也可以是任何所在。」